

書介

文：草 草

我們的孩子為什麼變成小皇帝

作者：麥可·溫特霍夫
譯者：王泰智、沈惠珠
出版：野人文化

定價：新台幣280元



愛的教育真的有效嗎？民主教育真的好嗎？這書提出一場教育革命的大辯論，轟動德國，風靡全球，被譯為25種語言，出版數月再刷達63次。我們總認為孩子應該得到愛，也確實呵護備至。但孩子依然挫折耐受力低落、缺乏自省能力，甚至校園霸凌事件頻傳，我們不禁要問：到底哪裡出了錯？作者以二十年兒童及青少年問題的個案觀察，結合社會心理學的角度，發現心理發展不成熟才是孩子發生問題的根源。重新省思開放式教育的內涵，回歸「恩威並施」的權威民主式教育，提醒家長破除「隸屬」、「寵溺」和「共生」的迷思，針對孩子的特質與能力，給予必要的教育、訓練和陪伴，引導孩子發展健全的心理，才是正道。

許倬雲八十回顧：家事、國事、天下事

訪問：陳永發、沈懷玉、潘光哲
記錄：周維朋
出版：中文大學出版社

定價：港幣152元



許倬雲八十回顧，除敘述其個人成長和治學的心路歷程，回憶舊日中國社會和內地生活，也道出他對中國近七、八十年歷史的參與觀察，以及他關心家國天下大事留下的種種回憶，涉及面極廣。其近距離觀察陳誠、蔣經國、嚴家淦等政治人物，及傅斯年、王世杰、錢思亮、李國鼎、孫運璿等學術和財經界人士，亦娓娓道來，趣味橫生。這書是一本跨越學術、政治、文化、社會各個領域的重要口述歷史。

開始讀中國文化的第一本書

作者：葉朗、朱良志
出版：中華書局

定價：港幣98元



由哲學文藝到宗教信仰，由琴棋書畫到建築工藝，由醫卜星相到衣食住行，由裡裡外外到方方面面，中國文化一直影響我們生活中每個環節，影響每一個中國人的思想行為。兩位北京大學教授、全國知名的中國美學與哲學專家葉朗和朱良志，憑多年研究心得，抓住中國文化中最具特色的內容與亮點，以典型事例和熟悉材料，以通俗流暢的筆觸，扼要生動地解說我國文化的內在精神和意義，力求展示中國人的生活態度與審美情趣。

橄欖香

定價：港幣88元

作者：董橋
出版：牛津大學出版社



董橋第一本小說，在兩千五百字的篇幅裡潛心經營：情節要淡，情味要濃；記憶要遠，記憶要近，偶爾筆調太像小說還要收一收。已步入七十歲的董橋，對自己的寫作提出了最嚴格的約束。這樣醞釀了一段時日，不寫一株老樹，只寫樹上幾片綠葉，不寫山中藥草，只寫雲與霞蔚。作者說這種寫一篇極短篇小說的自我要求，過程很奇妙也很有趣，跟他以前寫散文句句都要有出處，大不一樣，甚至文氣也不同，舒舒卷卷盡如心意：經歷過的「人生」在「小說」的油傘下沿着從前的腳印辨認從前的陰晴圓缺。

花花世界3—我老師係貓

定價：港幣70元

作者：智海
出版：三聯(香港)



《花花世界》來到第三本，書中除了花花一家人外，多了不少角色，如教小朋友貓的生活態度的貓老師，與花花玩遊戲的雲伯伯，夢想成為偉大科學家的高智能同學等。花花依然愛玩，依然愛作弄爸爸，依然熱愛大自然，依然無憂無慮，但讀者會隱隱感到大人世界的問題終有一天會向花花襲來。如超市的東西愈來愈貴，如屏風樓擋着美麗的天空，如核電廠很危險（不過在她的世界中，暫時只有高智能同學關心這個問題）。

胡維堯： 我的大導演叔叔胡金銓

著名導演胡金銓的老家是河北省的永年縣，他出生於北京，18歲前的大部分時間也是在北京度過。1949年末，他南來香港，一住就是40年，拍出了如《空山靈雨》、《山中傳奇》、《俠女》等風格強烈、膾炙人口的武俠電影。胡金銓後來遷往美國居住，1997年本要計劃拍攝準備已久的《華工血淚史》，卻不想在年初於台灣進行「通波仔」心臟手術時意外去世，享年65歲。今年4月29日是胡金銓的79歲冥壽，演員鄭佩佩早前透露稍後將把台灣電影資料館收藏的胡金銓遺物運往美國麻省，舉行胡金銓誕生80周年紀念展覽。

胡金銓曾寫道，若有人問起他家鄉何處，他會不由自主地說：「就算香港吧。」但對於香港的讀者來說，關於他的電影及相關評論並不陌生，但卻少有機會在文字中了解電影之外的胡金銓。香港三聯近期出版的《胡金銓談電影》與《胡金銓隨筆》，由胡金銓的侄女胡維堯收集叔叔各篇散落的隨筆文章集結而成，正好彌補了這個空白。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少年南來

從北京到香港之前，胡維堯完全不知道還有個叔叔在香港。胡家是書香世家，也是北京的大家族。胡金銓的祖父胡景桂曾任清朝檢察院御史，父親胡源深與胡維堯的爺爺是親兄弟，少年時便留學日本，學的是煤礦專業。胡維堯管胡源深叫「十爺」，十爺經常在礦上工作，胡金銓也常跟着他在外跑來跑去，所以在胡維堯少時的回憶中，胡家位於北京板廠胡同的大宅中，很少見到這個叔叔的影子。

「後來日本侵華，日本人想找我爺爺幫忙做事，因為我爺爺是民主黨派的，民族意識很強，就不肯。但是因為他威望很高，所以日本人也不敢動他。十爺從小就去了日本，日文比中文還好，曾幫日本人做過事，解放後就被判成了所謂的漢奸，要被送去陝西勞改，於是，當時十爺就把叔叔送出去了。」胡維堯說。

1949年，胡金銓隻身來到了香港，由於當時的政治與歷史環境，與家裡徹底地失去了聯絡。「我們家裡面就像是一個近代史的縮影，家裡的幾個姑姑、叔叔都是參加革命的；爺爺不是國民黨，而是民主黨派；五叔、六叔都是地下工作者，三姑（胡金銓的姐姐）也是。文革中，他們也挨過批鬥，現在則都是離休的幹部。當時叔叔被送出去，因為十爺的緣故，家裡也不能聯絡他，因為可能對家中不好。」在當時還是小學生的胡維堯的腦海中，這個少年出走的叔叔只剩下一個模糊的影子。

1974年胡維堯決定遷往香港，臨別前去拜訪三姑。三姑送她到車站時才悄悄對她說：聽說你叔叔在香港，如果你能找到他，就聯繫一下。言語之中，思念之情難以掩藏。直到此時，胡維堯才知道，自己即將前往的陌生地方，還有一個叔叔胡金銓在那。

來到香港後，通過作家司馬長風的幫忙，胡維堯終於找到了胡金銓，直到今天，她還記得當時與叔叔相約在尖沙咀海邊見面的場景。「遠遠我看著他的樣子，就認定那是叔叔，他的樣子和十爺一模一樣，頭大大的圓圓的，身材不高，壯壯的。」唯一的遺憾，

是與叔叔各有各忙，在香港相聚的時間並不多。偶爾聚在一起，也從不說電影，只是談談家裡的事情。胡金銓十分想念家鄉，在《胡金銓隨筆》中，就刊印了他寫給侄女的一幅書法，上面正是王維的《九月九日憶山東兄弟》：「獨在異鄉為異客，每逢佳節倍思親。遙知兄弟登高處，遍插茱萸少一人。」

武俠與京劇

胡金銓被公認為十分風格化的武俠導演。他的影片裡有一種文人情懷，武打之外仍有中國式的「留白」，把空靈的禪意一絲一絲地滲進去。而從他設計的武打動作與配樂中，亦能看到中國傳統戲曲的影子。這些風格的形成，也許都與他成長的背景脫不了關係。

在胡維堯的記憶中，小時候逢年過節，或是有人大壽，家裡總會請來戲班子與名角唱上幾曲。當時的她雖然年幼，但從母親和哥哥的嘴裡聽到不少描繪，也能想像到全家老小趕着去看戲的熱鬧情景。特別是孩子們，更是興奮，那些伸長了脖子往戲台上瞅的孩子中，大概也有胡金銓一個。胡家在東安市場那邊的長安戲院中也常年有包廂，隨時能去看戲，家中不少人都是戲迷、票友，對戲曲，特別是京劇十分熟悉。

「家裡書也很多，也和許多名人來往，還珠樓主，還有梅蘭芳，好像都有來往。」胡維堯說：「舞台表演對我們這種家庭出身的人來說影響很大。」

年少的胡金銓在耳濡目染下，是否已經在還珠樓主的故事中對武俠世界心嚮往之，又是否因為戲台上的咚咚鏘鏘與水袖連連而對京劇的美念念不忘，從而把這些年少的熏陶與印象都放進了自己的電影中，就不



得而知了。
人生如白駒過隙，許多往事都已湮滅在斗轉星移中，北京的胡家老宅已經變成了某某部的辦公室，胡金銓曾經居住的小樓也早就被拆掉了。胡維堯一直遺憾在叔叔生前未能長聚，編輯出版他的文字成為了她心中「盡力能為叔叔所做的一點事情」。

從電影到生活

在胡維堯印象中，胡金銓是一個對文學、藝術、歷史都特別感興趣的人，生活中的他喜歡書法繪畫，十分博學。《胡金銓談電影》與《胡金銓隨筆》正正體現出他的生活觀察與美學趣味，也讓人看到他在拍攝之外的勤懇、嚴謹。

比如〈從拍古裝電影找資料談起〉一文中，就談到他怎樣為電影中的明朝背景做功課。看古代史官的記錄，再查現代史學家的作品，再看野史、筆記、小說，互相參證。為了考據明朝廠「番子」的服裝，他專門去故宮查《出警圖》與《入蹕圖》，被容納了五百多人形象的大畫卷搞得頭暈腦脹。之後終於找到一張錦衣衛千戶的畫像，穿著紅底繡錦衣，配倭刀，描繪得十分詳細。可問題又來了，電影中若是錦衣衛腰裡掛着倭刀，雖然寫實卻一定會被觀眾罵……原來一部電影之後，要花費這麼驚人的力氣。比較起來，現在的許多古裝武俠片，從頭飾到衣服大多都是想當然的憑空創造，有多少導演還能像胡金銓一樣做如此詳細的考證？

但記者最喜歡的還是《胡金銓隨筆》中的文章，這些文章文筆不華麗，也從來不「平地起波瀾」，慢慢讀來卻很有滋味。他會寫各種關於飲食的小文，談高畑勳與宮崎駿，談鴉片戰爭，也談諾貝爾獎。這些文字中的胡金銓讓人倍感親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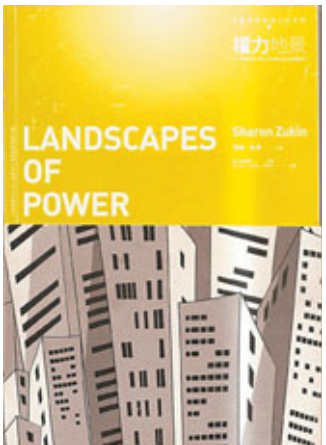
胡金銓談電影

胡金銓隨筆

「權力」如何生產「地景」？

書評

文：彭礪青



書名：權力地景——從底特律到迪士尼世界
作者：雪倫·朱津
譯者：國立編譯館（王志弘、王明民、徐苔玲合譯）
出版：群學
出版日期：2010年12月

建地標式建築物就是實現權力擴散的手段，朱津深刻地從城市中心一邊緣的地景變遷與居民生活變化，扣連在都市空間及公共空間的支配權問題上。

五個例子也許更令讀者明瞭作者所討論的結構轉變究竟是怎樣，朱津的分析確切地描繪出美國後工業趨勢對工業城市地景及都市社群的影響，其中第四、五章記述了威爾頓鋼鐵廠及底特律汽車城鋼鐵廠的工人面對外國廉價競爭及權力撤資裁員壓力下為挽救自身而作出的相應行動，探討兩地勞工周旋在資方、金融銀行之間為自主權而抗爭的過程及結果。

誠如作者所說，鋼鐵工業是一種資本主義重要的「陽剛」權力象徵，也是資本主義及工業化發展的重要支柱，這些鋼鐵鎮都有完整的運輸網及員工出租住宅作為配套，有享受過較佳待遇的工人，但它在上世紀七十年代面臨挑戰。由於鋼鐵業本身無法整合分散各地的廠房，故此它也無法解決它所面臨的經濟打擊，資方脅於公共及財務壓力而決定關閉廠房，結果它只能等待政府權力與國際融資合作挽救而論，但這種「挽救」其實亦等同被核心權力重組而成為「地景」的命運，結果這些工業鎮往往被「去工業化」成為大型購物中心或

高尚住宅。

鋼鐵業象徵着衰落的地方景觀，迪士尼世界則是這種「政治—經濟權力」植根於「幻想」而營建的「權力地景」，這種營建同樣以掏空傳統工業人口的生計為代價，這種幻想涉及整個地區的重新規劃，主要內容為建造邀請人們逃離世界的娛樂幻境，以規劃大規模的消費，作者認為，無論是為官能刺激而建造的大型機動遊樂場，抑或是按照迪士尼童年經驗而仿造的風土幻想建築，都有這種目的，這種幻想風土不單在迪士尼可以找到，也可以在原有住宅改建的高尚旅館和豪華宅園，甚至從許多高消費旅遊點中找到。

朱津的《權力地景》展現了「多元決定」下從風土到地景的臨界空間過程，這種轉變或許背後是「政治—經濟」操作，其象徵卻是文化和社會性的傾覆，她不單敏銳地觀察到，保護社區地標及原有風土就是抵抗中心權力擴散的實質

方法，同時視文化為權力的關鍵概念。作者亦毫不諱言，沒有所在地或全球資本的協助下，要保留像威爾頓的原有風土是很困難的，《權力地景》悲觀地認為保留公共空間及原有風土獨立的前景是黯淡的，雖然書中只從「地景」此一表象性問題着手，然而作者以「地景」形塑資本主義全球經濟支配時卻能勾勒出確切的社會情景。

徵稿啟事

本版「書評」欄目開放投稿，字數以1,300至1,500為宜，請勿一稿多投。如獲刊登，將致薄酬。
投稿信箱：feature@wenweipo.com或bookwwp@gmail.com